

昭和之經典：由《女兒的道歉信》看向田邦子



女兒的道歉信

向田邦子著，張秋明譯／麥田出版／200701

初版／270 頁

ISBN-10：9861731989

ISBN-13：9789861731988

一、前言

「女兒的道歉信」可謂向田邦子散文作品中的經典。

許多人會將「父親的道歉信」與「女兒的道歉信」兩者弄混，但兩者為不同書，而且事實上女兒的道歉信的原文書名為「眠る盃」¹，與父親的道歉信（父の詫び状）沒有任何關係。另外《父親的道歉信》為向田邦子的第一本散文集，而《女兒的道歉信》為第二本。

「女兒的道歉信」一書是將向田邦子在各個雜誌上連載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在每篇散文的文末皆可看到最初的刊登雜誌及刊登時間。

因為是結集成冊出版的關係，所以除了章節二的後篇有一小標題「男性鑑賞法」之外，整本散文並沒有其他章節標題，這點與有分類主題的另一散文集《女人的食指》有極大不同。

雖說沒有章節標題，但《女兒的道歉信》整本書卻有高度一致的風格。閱讀完後，整體給人的印象是「溫暖」。不是過於灼燒的火焰，而是恰到好處的溫熱緊貼皮膚，溫柔的拂在心尖上。

二、作者

¹ 此名出自同名散文。向田邦子記錯的一句歌詞。女兒的道歉信亦出自本書的同名散文。

向田邦子生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東京市。搬遷各地求學。曾任職電影雜誌編輯，後轉為廣播、電視劇作家，乳癌病發後也開始寫作散文。

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零）以〈花的名字〉、〈水獺〉、〈狗屋〉²獲得第八十三屆直木獎（以「正在刊載的短篇小說」獲獎為一件極為難得的事情），此後開始積極的寫作活動，卻不幸在昭和五十六年（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臺灣三義空難中身亡，享年五十二歲。

劇本類的代表作品有蘿蔔花、七個孫子、宛如阿修羅、隔壁女子、寺內貫太郎一家等。著有：父親的道歉信、無名假名人名簿、靈長類人科動物圖鑑、女兒的道歉信、父親的道歉信、女人的食指、回憶・撲克牌等書。

向田邦子的作品常與「昭和」、「父親」兩個關鍵字聯繫在一起³。因為向田邦子的作品細細描寫了昭和時代的日本，具有濃厚且美好的昭和氛圍，而作品「父親的道歉信」描述了父女之間的情感，其細膩溫暖的文字在讀者心中留下極深的印象。除了經典的《父親的道歉信》之外，還有許多以「家庭」、「親人關係」為主體所創作的小說或是散文。除了「昭和」與「父親」兩種特質外，亦有談及戰時生活、食物、貓……等等。

向田邦子的作品不僅勾勒了向田邦子的生活，也勾勒了整個昭和時代。

三、向田邦子的特別

「我想要和她活在同一個時空裡」。我無數次這麼想。

但這個想法曾在許多時刻不停出現，在許多形狀各異的時刻出現。向田邦子和她的書對我來說就是會讓我有這樣一種想法的存在。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會不停的這樣想呢？

向田邦子是個可以看透故事的人。她不只理解故事背後的曲曲繞繞，也感受到故事背後的那些曲曲繞繞。那些不可言說、不知道該如何說，總而言之就是不會由口中、由文字、由任何一種形式表達出來的東西，她看的到，也理解。

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不是嗎？向田邦子生於一九二九年，亡於一九八一年，是日本人，和我是完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我們的成長環境有極大的不同，但在她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自己，找到那些「其實我有，但我不知道我有」的感受，找到那些換了一個形式但本質相同重壓在人的肩上的事物。

「共鳴」是讀向田邦子的書的第一個感受。

² 以上三篇皆收錄於「回憶・撲克牌」一書中（麥田，2006初版首刷）。

³ 例如：日本文學評論家川本三郎先生，有本書名為「向田邦子と昭和の東京」。

共鳴有很多種形式。有些書的共鳴會讓人情緒加深，如果是悲傷便會更悲傷，如果是快樂便會更快樂；有些共鳴會讓人覺得驚喜，想著「啊我也有經歷過！」或是「我知道這種感受！」；有些共鳴會一開始不想承認，「我不知道！」但其實是知道的，只是出於種種原因不想說。

向田邦子的書讓我產生的共鳴都不是上述的這些模式。

這種共鳴是「我知道。」——很淺很淡的「我知道」。不會回想起你知道這種感受時的驚心動魄，不會挑起悲傷、高興、憤怒、難過、驚喜任何一種情緒，但是會有一種心情：淡淡的「喜悅」，然後想著「我知道」。

有時候也會有一種「悲」和「哀」混合的感覺從心底浮上來，泛在心田之中，緩緩滲入血液、骨頭、骨髓。這種情況常常出現在向田邦子書寫人性的時候——就我個人的情形而言——但我並不難過，向田邦子的文字與態度不會讓我因為感受到自己有這種人性而難過或是生氣。「人性」給人的印象通常不太好，若以顏色比喻「人性」，也許大家會認為「黑色」再適合不過。可是向田邦子寫「人性」，會讓人覺得它是「灰色」，不好也不壞，這種「灰色」其實只是人類性格中的一部份罷了。

你只會覺得，有人理解你，理解你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不管那個部分自己喜歡或是討厭，她終究是你的一部份。她理解，淡淡的自嘲中隱含著的不是「認為這樣不好」，而是「這是我」。很有趣的是，向田邦子的自嘲不是嘲諷自己，反而是接受然後肯定自己。

我想這就是「我想要和她活在同一個時空」的原因。不只是想要聽她說各式各樣的情境、回憶、感覺，也想要知道她會怎麼做，想要知道如果她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如果擁有和我們較為相近的環境或是想法，她會怎麼看、怎麼做。

「我想和她一起活著，一起感受、觀看、面對這個世界。」
也許這才是這個想法的完型。

我在二零一四年重遇向田邦子時，曾寫下「她的書會是我一輩子的書」，我記得那時心惶惶，就怕此言誇大，但三年過去，我發現這件事也許是真的，也許就是一輩子。

向田邦子就是這樣。一回神，才發現自己已經如此愛她。

四、心得

「再遇」向田邦子是二零一四年的事。

第一次閱讀她的書是國一的時候，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超級討厭她的書，忍著看完《父親的道歉信》，其他書連書名都不知道。那時候什麼東西都沒寫，事過境遷，根本忘了自己為何不喜歡。

可是現在，卻成了「迷妹」。我沒有喜歡一位作家這麼長的時間過，也從來沒有超越書籍的喜歡一位作者過。

最初我就發現了這件事——我評的不像是書本身，更像是「向田邦子」這個人。其實最初要決定評什麼書時，其實我是先決定「要做向田邦子寫的書」，然後才決定要以《女兒的道歉信》為主題的。

對我來說，向田邦子與她的作品為不可分割的存在，也許是因為接觸太久，「向田邦子」這個人與她的所有作品——不分小說與散文——都融合成一種形象、一種感覺、一幀影像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每當觸發關鍵字——向田邦子、書名等等相關詞彙——時，我便會直接浮出那已經纏繞在一起無法分開的影像與感覺。在那融合而成的印象中，還摻雜著經年累月各式各樣我對於「向田邦子相關事務」的體會及感受，以及各種想法。是一個有些複雜的存在。

所以說起《女兒的道歉信》與談起「向田邦子」這個人時，我的第一想法不是一本「它是散文集」，也不是「傳奇作家」，而是那一幀影像與感覺。

而寫這篇報告，我就是從釐清心中那糾成一團、毫無章法的想法與感覺開始，並同時處理自己對於向田邦子及其作品十分抽象、模糊不清的形容。

我想這可能也是「評」的一種。當我能夠說清我的感覺及腦中浮現出的意象時，我就能夠清楚說出向田邦子於我來說為何特別，而這特別之處，就是我的「評」。這是我的想法。

其實一直很煩惱應該要怎麼寫「向田邦子的特別」這一節——「到底要怎麼寫才不會變成一篇單純的抒情文？」我害怕自己下筆便變成一篇通篇抒發感覺、十分抽象的文章，所以我換了很多種寫法，最終才決定要按著上述的路線來寫下筆。

釐清模糊的東西很困難。不僅是因為模糊與複雜，更是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把事情具象化的人，我喜歡抽象的樣子，但這同時也常造成我的困擾，我無法說清楚到底為何向田邦子於我而言這麼特別，說出來的都是感受、一些很抽象的形容，別人聽得一頭霧水，只有我說得很快樂。

這次藉著這篇報告能夠有所前進，能夠比較清楚的說出到底為何自己喜歡向田邦子，真的很開心。